

世界变得越来越丑陋。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确信：世界正在变得丑陋。而对我们而言，似乎不表现出不礼貌和反进步就不可能表达这一点。但是，只要观看你周围的世界就能找到许多使我们如此确信的理。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混凝土和玻璃侵蚀着城市空间和乡村；高塔从童年的记忆中拔地而起；人行道和鹅卵石被推进的沥青逼退；郊区吞噬着空间，形成可怕的分带，扼杀着城市中心的生命……！世界越来越丑陋了。很快它就会像一个巨大的超市停车场，除了游客，几乎没有人相信「景观」的存在。

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指出建筑环境正在逐渐恶化的人。但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知道，体制内的偏见会拒绝辩论和探讨，并反过来试图让我们闭嘴。这种反应不足为奇，既不新奇也不复杂，它来自于对一种思想的恐惧，而这种思想对现代主义权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思想并不新颖，也不老练，但它对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体系是一种危险。那么，这是什么思想呢？即，进步是个笑话；是个幻觉；是个虚假的理想。

进步是一个在投标中很有效的笑话，而进步主义者是它的受益者。面对城市的无情恶化、多处截肢和建筑的全球化，他们继续申明，人类的未来在于创新，而创新——女士们、先生们——就是新建筑的表现。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幸的是，他们打着旗号的新建筑，归根结底是使地球不堪重负的巨大住房箱；他们不关心质量，只在乎它们产生的利润。很快，宣传它的建筑师们就会变得一无是处：直线、抽象的形状、光滑的外墙，和被剥去了最细微的装饰的建造，让他们意识到，这种令人心碎的弱化了建筑，工程师也一样可以完成，且他们将因此而失业！

那就让他们失业吧——这一点并不能打动我们。另一方面，通过对生活空间的改造，他们的非建筑对居住着的受害者造成的痛苦——从布鲁塞尔到北京，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存在了十年之后就废弃了新住房、兔子笼那样的廉租房盒子——让我们反感。我们也在承受着这种痛苦。自战争结束以来，现代主义把它的法规强加于事物和思想之上。这是毫无意义的：通过把个人消减为几个简单的功能——消费、工作、娱乐——它否认了个人的特殊性，把个人变成了与同龄人无异的经济人，并在进步的神话标志之下为他提供了一种舒适却灰暗的生活。这个没有属性的人，沦为他的需要的总和，因此对周围的美不再敏感，而美已成为不必要的。因此，美学被废除了。「一切都一样」或「各有所爱」，这样说，是为了掩盖现代主义与旧风格相比的巨大虚伪。道德和审美的相对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它包含在其建筑表现中。

与相对主义相反，我们肯定美丽的事物是存在的。它就在我们的眼底：它是传承。走进它，欣赏它，并妥善利用它取决于我们——不是作为沾光大众旅游的博物馆出租，而是作为一种力量，与当代的文艺复兴一起充满活力。既然现代主义欺骗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丑陋的深坑，既然它已经自我拼贴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就必须告别它，毫不羞愧地选择回望。毕竟，最肥沃的风格都是在回望中诞生的：新哥特式将中世纪理想化，新古典主义是对文艺复兴的怀念，而后者则是对古代完美的梦想。现在，我们有一个条件极佳的遗产，在之上活跃着众多领域的手工艺——大木匠、家具匠、石匠、瓦匠、窗匠、玻璃匠、马赛克匠……这些手工艺是知识的源泉，可以指导年轻建筑师学习传统技术，帮助建筑在未来重获新生。

在反对现代主义体系的同时，我们提倡传统建筑，在连贯一致的城市群中，它以常识以及对美学准则、传统技术和自然材料的运用为基础。传统建筑如果建造得好，是美好的，将跨越数世纪和数代人。由于它尊重它所适合的地方之特性，以及居住者的隐私，它的使命是受欢迎的。同时，它的行使也是困难的。它需要扎实的历史文化与手工艺行业的经验知识相结合。因

此, 为了使传统建筑焕发生机, 今天迫切需要培养和发展一批有能力、敏感并关注大众意愿的建筑师和工匠。

该反抗是有益的; 它被各国数以百计的建筑师、工匠、历史学家和各种好奇的人们所理解, 他们都在等待建筑回归其主要使命的时机: 美化世界。

最後, 对那些会反驳说这种建筑很美, 但在目前的条件下不现实的人, 我们说, 已经存在前景看好的例子, 能证明它能很好地适应我们这个世纪的需要: 请看阿尔及利亚的 Ksar Tafilalt, 英国的 Poundbury, 法国的 Le Plessis-Robinson, Port Grimaud 和 Port Royal, 佛罗里达州的 Seaside 和危地马拉的 Cayalá 新城。在世界各地, 传统建筑在以各种规模重现。这是各国人民对苟延残喘的现代主义幻觉进行美丽而有价值的反抗之标志。

原文 二〇二〇年十月